

晚明稀见曲选《乐府遯奇》考*

林杰祥

内容摘要:晚明散曲、剧曲选集《乐府遯奇》现有三种版本存世,皆为孤本。日本名古屋大学藏养浩斋刊三卷本,为该书初刻本;四川省图书馆藏崇文堂刊本,为李一氓旧藏,三卷增补一卷,乃据三卷本作删汰增补而成之重编增补本;国家图书馆藏《乐府争奇》,三卷增补一卷,今残存上中二卷,内容与四川省图书馆藏本相同,为其翻刻本。书中存有佚曲共七套,未见其他曲选收录;另存有不少稀见之曲,与其他曲选所录者有颇多异文,可供辑佚、校勘。该书刊行于万历后期,通过其编选特点与版本流变,可以窥见此一时期戏曲选本之编纂存在“求奇”与“尚雅”的审美取向。

关键词:《乐府遯奇》 《乐府争奇》 养浩斋 崇文堂 曲选

《乐府遯奇》是明代散曲、剧曲选集,1965年李一氓先生曾购得明刊本,并作《明刊乐府遯奇》介绍此书,将该书与国家图书馆藏《乐府争奇》作对比,考察二者异同^①。因李一氓之题跋,该书颇受学界关注,王钢《散曲总集目录(简稿)》^②、齐森华等编《中国曲学大辞典》^③皆有著录。然而,李一氓于1990年去世后,研究学者均未获见该书,相关著录皆据《明刊乐府遯奇》作移录,未能据原书作进一步介绍与研讨,关于《乐府遯奇》与《乐府争奇》之关系也一直未得理清。

2014年,日本学者平塚顺良发表《关于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图书馆藏〈乐府遯奇〉》一文,介绍名古屋大学藏本《乐府遯奇》(以下简称“名古屋大学藏

*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“海外藏明代戏曲文献研究”(22YJC760048)阶段性成果。

① 李一氓著,吴泰昌辑:《一氓题跋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81年,第228-230页。

② 王钢:《散曲总集目录(简稿)》,谢伯阳编:《散曲研究与教学:首届海峡两岸散曲研讨会论文集》,浙江教育出版社,1992年,第334页。

③ 齐森华、陈多、叶长海主编:《中国曲学大辞典》,浙江教育出版社,1997年,第643页。

本”),考察该书收藏、版本情况,并整理书中佚曲^①。笔者造访名古屋大学,经该校笠井直美教授之推荐,得阅该本。又查访李一氓旧藏之去向,获知其所藏《乐府遯奇》今归四川省图书馆(以下简称“川图藏本”),故造访该馆,得以阅览。目验现存诸本后,笔者梳理其版本流变,考订刊刻时间,并论述其编纂特点与文献价值。

一、《乐府遯奇》的存世版本

(一)名古屋大学藏本

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图书室藏有《乐府遯奇》一书(检索号:D-III-7,见图1),三卷,一函三册。前二卷为散曲,第三卷为剧曲。半叶十行,行二十二字,白口单白鱼尾,四周单边。外函墨笔题“乐府遯奇 全”,各册封面均署“乐府奇遯”^②,并以上、中、下作区分。内封镌“养浩斋新镌点板乐府遯奇”,又有朱文本记“原板”。后为“新镌乐府遯奇目录”,卷端署“新镌乐府遯奇卷之上”,次行署“新都汪公亮校梓”。首尾钤“祥云庵常住”印,正文首页钤“秋琴堂”印。末页题“眷侍教生沈尚忠顿首拜”。

该书署“新都汪公亮校梓”,据陈志勇考证,“新都”当系“新安”之旧称,即今徽州^③。“汪公亮”可能是汪应昶,《〔康熙〕徽州府志》载:“汪应昶,字公亮,水南人,荆州籍,拔贡。”^④可知他是休宁水南(今安徽黄山休宁县万安镇)人,祖籍荆州,顺治十一年(1654)贡生^⑤,生卒年不详,主要生活在明末清初。刊刻书坊为“养浩斋”,明末杭州有“养浩斋”,曾刊行《花营锦阵》等书,此书或为该书坊所刊。“眷侍教生沈尚忠”,平塚顺良提到他可能是海盐人沈尚忠,字润南,一字剑南,号心斋。乾隆三十年(1765)举人,画家、诗人,《清画家诗史》有记载^⑥。“眷侍教生”是晚明监生之自称,与此乾隆间画家“沈尚忠”除姓名外,并无其他信息可作核对,尚难以确考其人。

“祥云庵常住”之“常住”大意为“固定资产”,知此书曾为祥云庵所藏。“祥云庵”,平塚顺良认为可能是日本爱知县犬山市的“金刚山祥云寺”。另,驹泽大学图书馆藏《运庵和尚语录》亦有此印,佐藤秀孝《运庵普岩与〈运庵

①平塚顺良:《关于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图书馆藏〈乐府遯奇〉》(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図書館蔵『楽府遯奇』について),《汲古》第66号,2014年12月,第7-18页。

②“奇遯”当为“遯奇”之倒置。

③陈志勇:《稀见明末戏曲选本四种考述》,《文化遗产》2014年第1期,第66页。

④丁廷樾、卢询修、赵吉士等纂:《徽州府志》卷十,康熙三十八年(1699)刊本。

⑤陈应松纂修:《休宁县志》卷十,道光三年(1823)刊本。

⑥平塚顺良:《关于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图书馆藏〈乐府遯奇〉》,第7页。

和尚语录》》一文考察该书,称此“祥云庵”当是京都东山建仁寺祥云庵,并引《扶桑五山记》卷四“山城州东山建仁禅寺”的记载,提到祥云庵在建仁寺内,因为禅师相山良永(1319-1386)而广为人知^①。建仁寺祥云庵今已废弃,应安元年(1368)建仁寺曾刊刻《五灯会元》,该书原本存世数量极少,有祥云庵旧藏本,亦钤有该印^②,故此印所属很可能是建仁寺祥云庵。

正文首页所钤“秋琴堂”,为山高信离(1842-1907)斋名。山高信离,号紫峰、紫山。江户末至明治初日本武士、官员。他长期从事博物馆工作,曾任东京国立博物馆长,著有《秋琴堂鉴赏余兴》《工艺百图》等。此外,他还关注佛像和佛教名物,曾做过佛像、佛教器物的调查,1899年编成《什宝调查录》。《乐府遯奇》一书,很可能是祥云庵废弃后散出,因他关注佛教名物,故获见并收藏此书。

该书首册封底内侧贴有浮签,署“名古屋松坂屋古书部 乐府遯奇三册 卖价 150 円”。松坂屋是日本历史悠久的一家百货公司,1611年成立,1950年代曾是日本销售额最高的百货巨头。山高信离在1907年去世,此后其旧藏散出,对外售卖,因松坂屋的经营总部一直在名古屋,所以该书售往名古屋大学也较为合理。



图1 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图书室藏《乐府遯奇》卷前目录

(二)川图藏本

四川省图书馆古籍部藏《乐府遯奇》(检索号:李 0479),三卷增补一卷,

①佐藤秀孝:《运庵普岩与〈运庵和尚语录〉》(運庵普巖と「運庵和尚語録」),《临济宗妙心寺派教学研究纪要》第10号,2012年5月,第95页。

②该书现藏久原文库。

凡四册。上、中二卷为散曲,卷下与增补卷为剧曲。半叶十行,行二十四字,白口无鱼尾,四周单边。封面无题签,卷首为前三卷之目录,卷端署“新镌乐府遯奇”,次行署“新都汪公亮校梓”。增补卷首有“新镌增补乐府遯奇目录”,后附绣像一幅。卷端署“新镌增补乐府遯奇”,次行署“新都崇文堂校梓”。

此为李一氓旧藏,钤有“一氓读书”“一氓六十”“无是楼”等印,《李一氓捐赠四川省图书馆藏书书目》著录^①。书中有李一氓亲笔题跋四则,分置第一、四册之首尾,后整合修订为《明刊乐府遯奇》一文^②。据其著录核验此书,并无二致,唯文中署刊刻者为“崇义堂”,原书作“崇文堂”,李一氓在书中的题跋亦作“崇文堂”,“义”字盖排印之误。李一氓先生在1965年发现此书后,曾借国家图书馆藏《乐府争奇》作抄补,并重新装帧,使其成为完书。他曾提到该书与《乐府争奇》内容、行款相同,版式稍有不同。

(三)《乐府争奇》

《乐府争奇》,存上、中二卷,国家图书馆藏(善本号02400)。半叶十行,行二十四字,白口无鱼尾,四周单边。无封面,卷首有前三卷及增补卷之目录,目录前有数页残损。增补卷目录共四页,有绣像四幅,版式为左文右图。卷端署“新镌乐府争奇卷之上”,次行署“新都汪公亮校梓”。陈志勇《稀见明末戏曲选本四种考述》一文曾作介绍,并整理其目录。陈文称该书“三卷”^③,查其目录,当为三卷增补一卷。其内容与川图藏本同,而该本之刊刻较为粗糙,不如川图藏本之精。

综上,《乐府遯奇》现存版本有三种,即名古屋大学文学部藏养浩斋刊三卷本;川图藏崇文堂刊本,三卷增补一卷;国家图书馆藏《乐府争奇》,亦为三卷增补一卷。三者皆明刊本,各版本的刊行是否有承接关系?“遯奇”与“争奇”又孰先孰后?

李一氓的题跋中提到,在刊刻方面,“遯奇”画栏,刊刻精秀,而“争奇”不画栏,且较为粗劣;在书名方面,“争奇”之名通用而“遯奇”别扭,对二者的先后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。笔者对各版本之目录与内容作了详细比勘,简要论述各版本之关系如下。

二、《乐府遯奇》版本流变考

比对三种版本之目录与内容,可知川图藏本与《乐府争奇》内容相同,收

①何光伦主编:《李一氓捐赠四川省图书馆藏书书目》,巴蜀书社,2020年,第420页。

②该文作于1965年,1976年改订,1980年春重作修订。

③陈志勇:《稀见明末戏曲选本四种考述》,第67-68页。

录顺序亦同。将前三卷与名古屋藏本相比较,发现三者所收之曲顺序相同,而川图藏本与《乐府争奇》未收录名古屋藏本的部分曲子。卷上未收名古屋藏本之散曲 10 套,卷中未收名古屋藏本之散曲 17 套,卷下未收名古屋藏本之剧曲 8 套,其中存有【画眉序】“旅衬傍僧伽”等《全明散曲》《明清散曲辑补》未收之散曲 4 套,其考释见下文。

据各本目录与内容,可厘清其版本流变情况:

(一)名古屋藏本为初刻本

名古屋藏本仅三卷,其他二本有增补卷,当为后出。三个版本中,名古屋藏本刊刻最为精良,讹误最少,其他二本前三卷之内容皆源自名古屋藏本,在翻刻时存在讹误。

如卷下目录中“万里静风烟 【泣颜回】 投笔记”,川图藏本作“万里静风烟 【江颜回】 投笔记”。又,卷中【九迴肠】“一从他春思牵挂”中“奈闲中客独坐小窗纱”一句,“窗纱”刻作“窗沙”。卷中【针线箱】“自别来杳无音信”,川图藏本正文曲牌作“计线箱”。皆为翻刻之误。

(二)川图藏本为重编增补本

该本前三卷所收之曲并未超过名古屋藏本之范围,其收录顺序也完全相同,乃据名古屋藏本作删汰而成。

卷上,名古屋藏本收散曲 45 套,川图藏本收 35 套,未收曲 10 套。卷中,名古屋藏本收散曲 56 套,川图藏本收 39 套,未收曲 17 套。卷下,名古屋藏本收剧曲 61 套,川图藏本收 53 套,未收曲 8 套。

川图藏本前三卷目录在全书卷首,而增补卷目录在增补卷卷首,可见该本确系据三卷本而来,后加增补一卷而成。

(三)《乐府争奇》为川图藏本之重刻本

《乐府争奇》之内容与川图藏本相同,它在刊刻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将增补卷之目录移至前三卷目录之后,形成一个连缀的目录。详细比对此二本内容,发现川图藏本原有刊刻之误,《乐府争奇》皆予沿袭,而在刊刻时又出现了新的错误。如名古屋大学藏本目录卷下有“朝雨后 【二郎神】 连环记”,川图藏本作“朝雨后 【二郎神】”,漏标剧名。《乐府争奇》则作“朝雨后 【一郎神】”,沿袭川图藏本,又将“二郎神”误为“一郎神”。目录卷下“悄步香阁西 【狮子序】 明珠记”,川图藏本不误,《乐府争奇》作“悄步香阁西 【二子序】 明珠记”。“狮子序”误为“二子序”,究其原因,此曲前后之曲牌分别为【二犯江儿水】【二郎神】，“狮子序”误为“二子序”，当是受前后曲牌影响。

综上,《乐府争奇》最早有养浩斋刊三卷本,后新都崇文堂据三卷本作删汰,复加增补一卷,成为重编增补本。崇文堂本刊落之曲凡 35 套,增补卷收

曲 30 套,似有意保持均衡;在内容编排方面则有“散曲”“剧曲”各二卷,体例更为完善。《乐府争奇》则为崇文堂本之重刊本。关于“争奇”,潘建国在《晚明七种争奇小说的作者与版本》中提到“晚明时期曾出现过一批冠以‘争奇’之名的作品”,并列举许以忠《车书楼汇辑各名公四六争奇》、张一中《尺牍争奇》、郭忠志汇辑《举业捷径古文争奇》《精选古今诗词筵席争奇》诸书^①。可知晚明曾出现过一股“争奇”风潮,后刻本改“遴奇”为“争奇”,或受该风气之影响。

三、《乐府遴奇》的编选特点与文献价值

(一) 刊行时间:万历后期

《乐府遴奇》上、中二卷为散曲选,收录祝枝山、王九思、康海、陈铎、梁辰鱼、杨慎、唐伯虎、文征明、郑若庸、湛若水、顾大典、王宠、王穉登、杜子华、钱福、金銮、张琦等人之曲,凡 101 套。下卷为剧曲选,收录《琵琶记》等 29 个剧目之曲共 61 套。可确考的作者,主要生活在明嘉靖到万历年间,其中王穉登(1535-1612)、张琦的生活年代较晚。

《乐府遴奇》卷中收录【宜春令】“青阳候”一套,江巨荣曾考证该曲作者为王穉登,在万历三十四年(1606)开始才陆续被《昔昔盐》《词林白雪》《吴骚集》《乐府先春》等收录。王穉登、张琦编《吴骚集》收录该曲,作者署“王百谷”,为其自署,当较为可信^②。结合王穉登的生活年代与各曲选的收录时间,该套曲当出现在万历后期。又,卷中收【八不就】“海棠开”一套,《吴骚集》亦作收录,作者署“张琦”,亦自编自署,较为可信。该曲《吴骚集》编入,其创作当在万历后期。《乐府遴奇》收录此二曲,其刊行时间最早当在万历后期。

《吴骚合编》之“凡例”称:“往时选刻《吴骚》,苦无善本,所行者惟《南词韵选》及《遴奇》《振雅》诸俗刻,所载清曲,大略雷同。”^③其中“遴奇振雅”,吴梅、卢前、齐森华等学者引用时皆视为一书^④,然“遴奇振雅”未见传本,亦无其他记载。郑振铎认为“遴奇”“振雅”是两书^⑤,就文意而言,当是。其中

^①潘建国:《晚明七种争奇小说的作者与版本》,《文学遗产》2007 年第 4 期,第 78 页。

^②江巨荣:《汤显祖研究论集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5 年,第 73-77 页。

^③张楚叔、张旭初选编:《吴骚合编》上册,文物出版社,2016 年,第 37 页。

^④吴梅:《吴梅词曲论著四种·中国戏曲概论》,商务印书馆,2010 年,第 290 页。卢前:《卢前曲学论著三种·散曲史》,商务印书馆,2014 年,第 4 页。齐森华、陈多、叶长海主编:《中国曲学大辞典》,第 657 页。

^⑤郑振铎:《中国俗文学史》下册,商务印书馆,1938 年,第 155 页。

“遯奇”指《乐府遯奇》,“振雅”亦指曲选,今佚。《吴骚合编》系据《吴骚集》《吴骚二集》《吴骚三集》重编而成,“凡例”称“往时选刻《吴骚》”,考最早刊行的《吴骚集》,有万历四十二年(1614)陈继儒序刊本,若此时《乐府遯奇》已经行世,亦可佐证该书当刊行于万历后期。

(二) 编选特点:求奇尚雅

《乐府遯奇》为文人编选、书坊刊行之曲选。该书散曲、剧曲并收,所录散曲以曲牌作编排,而剧曲则以剧目为序,所录曲文皆不标作者,内容仅录曲文,而不收宾白,其编纂目的可能是为时人提供清唱之曲本。

考其选录之曲,与《群音类选》《词林逸响》《吴骚合编》《南音三籁》《乐府遏云编》等书所录较为接近,亦有部分选自文人别集与剧本。如卷上【二郎神】“相逢久”、卷中【步步娇】“小曲幽坊”二曲,未见其他曲选收录,当源自梁辰鱼《江东白苎》。卷下《惊鸿记》【桂枝香】“何来幽媛”、【锦缠道】“思昔日在妆楼”二曲,未见其他曲选收录,当源自《惊鸿记》剧本(按,该剧今存有万历刊本)。

该书在校勘方面颇精,较少主观性改动,较好地保存了曲文的原貌。如卷中收杜子华【金落索】“身闲心要足”一套,该曲见《三径闲题》卷上,其他曲选皆未收。将该曲与《三径闲题》作比勘,内容相同,唯“对酒高歌,遇景高歌”^①一句,《乐府遯奇》作“对酒高歌,遇酒高歌”,“对酒”“遇酒”语义重复,盖为刊刻之误。可见《乐府遯奇》有意保存原文,而偶有校勘或刊刻之误。

该书名“遯奇”,所收录者除当时流行之曲外,也有意选录“奇曲”,故书中有不少曲调少见其他曲选收录。如散曲部分【新水令】“躬逢盛世”、【金落索】“身闲心要足”、【普天乐】“四时欢春光媚”诸曲其他选本未收,仅此书收录。【八不就】“海棠开”、【醉罗歌】“恨杀恨杀无情客”、【醉罗歌】“想起想起春风态”诸曲,此书之外仅见《吴骚合编》收录,可见一斑。

重编本曾对前三卷作删汰,或因所录之曲“太奇”,上述诸散曲重编本皆未收录,被删汰之曲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过于俗艳之曲。如【八声甘州】“幽思悄悄”,该曲《太霞新奏》题作“训妓”,其内容骂妓女水性杨花,性情不定把客抛。又,【宜春令】“青阳候”,述男子与青楼女子相恋相许,结果落得人去楼空,独自哀怨。《词林白雪》署其作者为汤显祖,江巨荣先生认为此曲格调不高,不太符合汤显祖的文学旨趣^②。卷下《青琐记》三曲重编本亦未收,《青琐记》述“韩寿偷香”事,今存残出,《乐府遯奇》所选《青琐记》之曲颇为香艳,【祝英台】“这酸丁”套便有“钗亸玉横,鬓乱云偏,憔悴几番”等句。

①杜子华:《三径闲题》卷上,万历六年(1578)序刊本,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。

②江巨荣:《汤显祖研究论集》,第78-80页。

《乐府逸奇》收录之“奇曲”有一部分可能像“网络流行曲”般昙花一现,在重编时已不太流行,因而被刊落。同时,重编者也有意删汰过于艳情之曲,正如《乐府珊瑚集》之“凡例”所云,删去“芜秽不堪入目、众所共厌者”^①。删去不太流行与太过艳情之曲,体现了该书后刻本有求精与尚雅的审美取向。

(三)文献价值:佚曲异文

该书存有佚曲凡七套。前二卷“散曲部分”存有《全明散曲》《明清散曲辑补》未收之佚曲四套,为【画眉序】“旅衬傍僧伽”、【新水令】“躬逢盛世”、【泣颜回】“唤卖花郎”、【普天乐】“四时欢春光媚”。

此四套曲中【画眉序】“旅衬傍僧伽”是《西厢记》主题之套曲,该套曲前四曲写西厢故事,后二曲作评点,其【耍鲍老】一曲:“风流可夸,一时胜事成佳话。但少关风化,元祯话靶,都推在别人家。董解元词清雅,关汉卿亦潇洒,王实甫夺锦葩。文学皆谛谛,似珠有彩玉无瑕。”称西厢故事是“一时佳话”,又认为该剧“少关风化”,还评点该剧作者董解元、关汉卿、王实甫等人之文采,颇值得关注。

【泣颜回】“唤卖花郎”为咏花名之曲,与书中所收【泣颜回】“万卉花王”属同一主题。《南音三籁》“散曲上”录有【泣颜回】“万卉花王”,题为“咏花名”,尾注称:“此亦花名曲也,但前以闺情作骨,叙来有致。此但直点群花,更下一格矣。录此以备一种,犹有《卖花郎》一曲,大略祖述此调,不足重摭。”^②“卖花郎”即指【泣颜回】“唤卖花郎”,说明凌濛初在编纂《南音三籁》时见该曲调有二首,而仅选录“万卉花王”一首,据此曲可窥其全貌。

后二卷剧曲部分存有佚曲三套,为增补卷中《奇勋记》【好事近】“巧席设宫庭”、【新水令】“情人暂别闷萦怀”、【杂板令】“本待要斩三关”。《奇勋记》未见明清戏曲目录著录,亦无传世之本,当属佚剧。【好事近】“巧席设宫庭”叙七夕节宴饮,男女欢聚之事,曲文叠用“巧”字,颇有新意,如“巧楼中巧合鸳鸯并,喜孜孜巧穿方胜,巧结同心,看巧结同心。”【新水令】“情人暂别闷萦怀”叙女子与情郎分别后,哀愁、病痛缠身,忧思想念之曲。曲文特点是有“唱”有“歌”,标“唱”者为大字,标“歌”者为小字。【杂板令】“本待要斩三关”为男子自述欲在沙场建功立业,开粮仓救济百姓之曲,文辞颇为豪壮。因三曲皆未提及主角姓名,内容亦不连贯,故据曲文尚无法明确其所演

①周之标:《乐府珊瑚集·凡例》,王秋桂主编:《善本戏曲丛刊》第二辑之三《乐府珊瑚集》,学生书局,1984年,第7页。

②凌濛初:《南音三籁》散曲上,《善本戏曲丛刊》第四辑之七《南音三籁》,学生书局,1987年,第166页。

故事。

此外,卷下收《青琐记》【素带儿】“无聊赖”、【祝英台】“这酸丁”、【梁州序】“鰕生羁旅”三套,亦值得关注。《青琐记》为沈鲸撰,今无传本,唯《群音类选》收录“绣阁怀香”等十出之曲^①,其曲文与陆采《怀香记》相同,故颇有争议。张文德《沈鲸〈青琐记〉与今存本〈怀香记〉关系论考》提出今传本《怀香记》当为沈鲸《青琐记》^②。《乐府遯奇》所选三曲,首套《群音类选》亦收,后二套则未见其他曲选收录,亦属佚曲,查其曲文,与《怀香记》第十五、二十二出之曲文相同,可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材料和线索。

《乐府遯奇》中尚有不少稀见之曲,与其他曲选所录者有不少异文。如增补卷中《北回回》【双调·新水令】“才离了叫佛楼”套颇为稀见。该剧演西游记故事,叙唐僧取经路过西域回回国,向小回回问路,老回回在东阁楼上叫佛,下楼迎接唐僧,并指引伴送之事。小说《西游记》无此情节。此折又称《回回》《回回迎僧》或《唐三藏》,《北词广正谱》《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》《纳书楹曲谱》《万壑清音》等亦有收录。《乐府遯奇》收录者与其他版本异文颇多,当源自不同底本。例如《万壑清音》曲文中“与唐王修佛力”句,《乐府遯奇》作“与唐王修佛礼”;“受了几场儿日炙价风吹”,《乐府遯奇》作“受了几场儿日炙加风吹”,似更为准确,可供校勘^③。

卷中【普天乐】“晚天晴”一套,除《乐府遯奇》外,唯魏之皋《新镌点板情词昔昔盐》有收录,题为“庆赏元宵”^④,二者有不少异文。“惊起惊起海上金鳌”,《昔昔盐》作“惊起海角天涯”;“香车儿千辆”;《昔昔盐》作“香莲车儿千辆”;“这壁厢那厢这两厢,乱纷纷来来往往,来来往往”;《昔昔盐》作“这壁厢,那壁厢,乱纷纷来来往往”;“社夥儿特地随”,《昔昔盐》作“射火儿特地随”;“虎灯雄,狮灯怪”,《昔昔盐》作“虎灯雄,狮儿怪”;“老儿灯头摆”,《昔昔盐》作“老儿灯头白”;“咿喔声,金鸡唱”,《昔昔盐》作“咿哑声,金鸚唱”。

据其异文可知二者文本来源当各不相同,从文辞和曲律方面看,《乐府遯奇》之曲文更佳。如“惊起惊起海上金鳌”,曲律和文意皆合,而“惊起海角天涯”,则略显生硬。又,“这壁厢那厢这两厢,乱纷纷来来往往,来来往往”

①胡文焕编:《群音类选》“官腔类”卷二二,《善本戏曲丛刊》第四辑之二《群音类选》,学生书局,1987年,第1164-1181页。

②张文德:《沈鲸〈青琐记〉与今存本〈怀香记〉关系论考》,《徐州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11年第6期,第40-43页。

③止云居士编:《万壑清音》卷四,《善本戏曲丛刊》第四辑之二《群音类选》,学生书局,1987年,第249-284页。

④魏之皋:《新镌点板情词昔昔盐》卷三,万历三十四年(1606)序刊本,上海图书馆藏。

一句,依【北朝天子】之曲律当如此,下文“舞一回闹回唱一回。暖风薰游人如醉,游人如醉”亦同,而“这壁厢,那壁厢,乱纷纷来来往往”则不当。“虎灯雄,狮灯怪”,若作“虎灯雄,狮儿怪”亦不通。“老儿灯头白”一句,《昔昔盐》之文更佳,二者异文可互相比勘。

四、结语

明代之曲选,多汇集当时流行或新出之散曲、剧曲,以供时人清唱或赏鉴,其编纂或重娱情舒心,如《吴歙萃雅》欲“倾耳者罢寐,赏心者忘疲”^①;或重审音定板,如《太霞新奏》令“歌者可以审腔,作者有所取法”^②;或重择曲正字,如《月露音》之“采择不埒一辞,讎校不讹一字”^③;或重新剧时曲,如《阳春奏》“特附新声以快时眼”^④。而标榜“求奇”者,则以《乐府遘奇》最为突出。郭英德提到晚明人有“慕新好奇”的审美精神,在“戏曲、小说等通俗文艺中表现得最为充分”^⑤。《乐府遘奇》旨在搜罗奇音异曲,故存有不少内容颇具特色的稀见之曲,由此可了解晚明“奇曲”之概貌。

《乐府遘奇》的特殊之处还在于该书现有三种版本存世,后出版本存在重编增补现象,可见该书行世后当受时人青睐,故有“再版”之需求,而重编者似结合时人评价或自身审美,对该书所收之曲作了调整,并加增补一卷,使其内容与体例更为完善。通过三个版本之内容与刊刻形态之演变,可以洞见万历年间曲选编纂与刊刻的动态过程,窥见万历菊坛风云涌动之一斑。

【作者简介】林杰祥,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博士后。研究方向:中国戏曲史、中国戏曲文献。

①周之标编:《吴歙萃雅·叙》,万历四十四年(1616)长洲周氏刊本。

②冯梦龙编:《太霞新奏·发凡》,《善本戏曲丛刊》第五辑之四《太霞新奏》,学生书局,1987年,第6页。

③凌虚子编:《月露音·凡例》,《善本戏曲丛刊》第二辑之四《月露音》,学生书局,1984年,第9页。

④黄正位编:《阳春奏·凡例》,万历刊本,国家图书馆藏。

⑤郭英德:《明人奇情》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9年,第49页。